



踩在夕阳里

玄小佛著 (台湾)

台声出版社

小佛著

踩在夕阳里

责任编辑：张广海

踩在夕阳里

(台湾)玄小佛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海淀区科技开发研究所激光照排 李史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.5印张 105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0,000

ISBN7-80062-108-1/I·164 00元

录音室约的时间是七点，看看表足够吃点东西，沙兰思打开冰箱，随便做了个三明治算是晚餐。

夹着吉他，拿着刚刚做好的曲子，嘴里咬着三明治，沙兰思一屁股坐到阳台的摇椅上。

新作的曲子很简单，只有四个合弦，搁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，沙兰思轻轻哼着谱好的词，练了一遍。三明治吃完了，新曲也练熟了，离七点还有段时间，沙兰思无聊的盘着腿，摇椅有节拍的晃呀晃的轻荡着。突然，沙兰思从摇椅里跳了起来。

这是栋四层的公寓，沙兰思住的是二楼，一楼的门前有块空地，乱七八糟种了一大堆东西，沙兰思不认识一楼的人，也不晓得他们姓什么，唯一熟悉的是那颗长到沙兰思阳台前又高又大的木瓜树。

入夏以来，沙兰思在白天看着树上的木瓜越来越黄，一粒缠着一粒，沙兰思想起来就数上一遍，嘿，也真绝，一楼的人好象种着看似的，从没想去采它。

实在是上帝的意思，最大最黄的那粒，沙兰思手这么一伸就摸到了，沙兰思本来也不过是摸着好玩，谁知道？伸出去的手再收回来，大木瓜也跟着回来了。

莫名其妙，毫无准备的“偷”了木瓜，沙兰思真是被自己搞呆了。第一个反应：沙兰思俯下头，哈，楼下那家一个人也没看见。

好了，饭后来点水果太天经地义了。沙兰思跑进厨房拿了把水果刀。

大木瓜剖切开了，沙兰思半个身子攀在阳台的铁栏上，甜甜的瓜肉一口一咬在嘴里，黑色的子一颗一颗从铁栏上往下坠。

“好吃吗？”

大木瓜都快吃掉一半了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底下传上来，满口木瓜正开心着，沙兰思呆住了。

“偷吃了人家的木瓜，还得把木瓜子扔到人家头顶才过瘾是不？”

什么时候跑出这么个男孩？沙兰思做“贼”的心虚与惭愧，被那句“偷吃”弄得羞怒得想一把勒死那鬼家伙。

“对！怎么样？”沙兰思扬着木瓜皮，嚣张地晃了晃：“还有木瓜皮呢，大小够做顶帽子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男孩气得指着沙兰思，整个人就几乎要冲上来了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教养！”

沙兰思一手扬着木瓜皮，一手扶在铁栏上，悠闲地带着笑容，没事似的：

“很生气是不？省省吧，赶快进屋去没错，木瓜帽戴起来比木瓜子难受哦。”

“你……”男孩气得双手握成拳，半天指着沙兰思：“送你这个没教养的人一句忠言：如果你是人家的女儿，叫你的父母好好的管你，如果你是人家的老婆，请你丈夫给你一顿毒打！”

啪一声，沙兰思手上的木瓜皮重重的掷下去了。男孩闪得快，木瓜皮落在男孩的脚边。

沙兰思双手插腰，一脸胜利的微笑。

“听了别失望，我的父母在南部，我的丈夫还在马路上的人群里，毒打？你等着吧！”

转身准备去录音室，摇椅上的半个木瓜静静的躺着，沙兰思一把捧了起来，身子弯向铁栏。“喂！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
男孩正一脚踢着那块木瓜皮，沙兰思用力摇了摇手上的大半个木瓜。

“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等我把肉吃了再扔！”

沙兰思真是开心极了，吉他一抱，落地铝门一拉，三步两步下了楼。打开红色小跑车的车门，吉他扔进后座，沙兰思刚要坐进去，一楼的大门开了，那个男孩气冲冲地往楼梯口冲，突然愤怒的脸看见了半个露在车外的沙兰思，气冲冲地身子转向跑车。

沙兰思真够敏捷，人一钻，车门一带，引擎也跟着发动了，这三个动作快得就象在同一时间同时完成，快得男孩来不及冲过去，沙兰思红色的小跑车已经缓缓朝前了。

“明天见！”

沙兰思好开心的大笑，脑袋从窗口后探，得意洋洋地抛下那么一句足够恨死人的话。

一进录音室，电视节目“欢乐年华”的制作人陈少白正跟一个要红不红的歌星聊天，看见进来的是沙兰思。马上趋前，“兰思呀，明天上欢乐年华怎么样？”

“对不起，没空。”

沙兰思脸也不抬，坐下来就开始调弦。

“帮帮忙嘛，明天一个大牌的歌星都没有，全跑南部作SHOW去了，真会急疯人。”陈少白不死心地纠缠：“哟，又有新曲子啦？哈，再好不过了，明天正好上欢乐年华，怎么样？”

“麻烦你出去好吗？”沙兰思没有一丝笑容，朝后向控制室打手势：“我要开始了。”

陈少白没趣地出去了，沙兰思从玻璃片后看到陈少白大嘴巴一张一合地指着里面骂。

别人录一条歌，也许要一小时，也许花上一天，只有沙兰思，第二次正式灯号亮的时候，就是沙兰思结束录音的时候，这种速度与效果，没有第二个歌星可以比。

出了录音间，控制室的小李对着沙兰思一阵鼓掌。

“兰思，不是奉承你，新曲子做的真是没话说。”

“时间太急，总觉得词嫌草率了点。”喝了口水，沙兰思拉了小李旁的椅子坐下：“放一遍给我听听好吗？”

“你闭着眼睛用左脚写都比那些自称名家的强上几倍。”放上录音带，小李点了根烟：“陈少白刚才把你骂惨了。”

沙兰思笑了笑，没搭腔。

“奇怪得很，你怎么就是不上他的节目？实在说：欢乐年华在综艺节目里算是大制作了，很多歌星想挤都难，何必呢？反正你上的是他的节目，又不是去交他这个朋友。”

沙兰思又是一笑。

“当然啦，陈少白这种吃小歌星、拍大歌星的人，象你自己有本事的，是可以不用他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又何必去得罪他？我小李在这种地方也待了十多年，大大小小，形形色色的人我多少看出了点经验，这种人得罪多了，将来路子全给得罪断。”

录音带放完了，小李的好心好意也正告一段落，沙兰思站起来，吉他一扛，感谢地拍了拍小李的肩。

“别忘了，小李，作曲是我的职业，哼哼那种简单的歌，只是凑热闹，哪天路全给断了，我一样可以把自己养得白白

胖胖的，别替我紧张，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！”

那么自信，偏偏又那么有本事，紧张？小李也觉得自己有点多余。

红色的小跑车在街旁的超级市场绕了绕，沙兰思买了罐咖啡，又选了一大袋陈皮梅，想赶个晚场电影，看看时间也过了，没事干了，油门一踩，沙兰思回家了。

开了大门，沙兰思瞄了瞄一楼，灯亮着，一阵好笑，大门一踢，上楼了。

手上的咖啡和陈皮梅差点掉地上，怎么回事？客厅的门居然是半开的，走的时候没关吗？沙兰思正困惑着，黑暗中听到绊倒的声音。

沙兰思弄明白了，白天做了“贼”，晚上有报应了。黑暗中绊倒的声音又连续发出来。

沙兰思斜倚着门口，也不开灯，悠悠闲闲的。

“别找了，这儿只有一个门。”

好象屋里的人不是小偷，而是个朋友，沙兰思轻松地拆了一颗陈皮梅往口里送。

“拉开落地窗吧，前面有棵木瓜树，顺着爬下去，向一楼的主人借个路就可以出去了。”

黑暗中不再有绊倒的声音，静的不得了，沙兰思拆开第二颗陈皮梅。

“不会爬树？那么就走大门吧。”

沙兰思挪开身子，让出一条路，半天，仍然没有一点动静。

“怎么？不好意思？是不是要我避一避？”

沙兰思把吉他、咖啡、陈皮梅一放，走向门口。

“我出去散散步，你慢慢来，桌上有刚从超级市场买回来

的咖啡，你会冲吧？哦，糖在厨房的左边壁柜上，别拿错了盐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

黑暗中传出男人的声音，沙兰思回转过身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

久久，黑暗中又传过声音来了。

“可以麻烦你开灯吗？”

这倒让沙兰思意外。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，说不定那天在什么地方碰见了，对你是不是在尴尬了点？”

“……无所谓。”

犹豫了一会儿，沙兰思按了墙上的开关。

灯亮了，客厅中央站了个绝不超过二十一二岁的男孩，黑黑亮亮的皮肤，不算挺高，却也不矮的个子，五官长得很娃娃气，望过去，真是个不错的孩子。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昨天由唱片公司领的六万块搁在沙发上，另外杂七杂八的录音机什么的全在地上，男孩的手是空的。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

说这话，男孩脸是涨红的。

“谢谢你……。”

小男孩低了个头朝门口走，沙兰思望着小男孩，拿起刚买的别啡，叫住了他。

“一块喝杯咖啡好吗？”

小男孩不太敢相信的指着自己，怯怯而带着几分羞惭。沙兰思这才注意到男孩穿了身不太清洁的衣服。

“是……指我吗？”

“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吗？”沙兰思笑着摇了摇咖啡罐：“我

的咖啡冲得蛮不错的哦，你待会儿喝了一定会赞美我。”

沙兰思完全没有恶意的微笑叫小男孩留下了，小男孩受宠若惊而又相当开心地笑了。

“我姓沙。”沙兰思插上电壶，取出两套杯具：“沙兰思，你呢？”

“唐，唐吉。”

“唐吉？好名字。”沙兰思打开方糖罐：“你放几颗糖？”

“……随便。”

“三颗好吗？加不加奶精？”

“……随便。”唐吉仍然拘谨、无措。

“加点好了，纯咖啡我嫌它太浓。”水开了，沙兰思熟练的倒着：“帮忙端咖啡好吗？”

唐吉端着咖啡，沙兰思看出男孩仍被复杂的情绪纠缠着，顺手打开冰箱，取出黄昏吃剩的半个木瓜。

“这木瓜好甜、好吃的不得了，你猜哪来的？”

拉开落地窗，沙兰思指着木瓜树。

“我偷采的。”沙兰思笑着补了一句：“楼下那个男孩好凶，骂我没教养，我就拿木瓜皮丢他，他恨得差点没疯。”

唐吉嘴角开始笑了，坐姿也逐渐放松了，黑亮肤色的脸上有两颗聪明顽皮的眼睛。

“你实在……，”唐吉喝了口咖啡，顽皮的眼睛翻了翻：“当了那么久的梁上君子，没碰过象你这种人，你实在是很奇怪的人，你一点……，一点也不紧张？你不怕我恼羞成怒，动你一刀？”

“我没有给你恼羞成怒的机会呀。”沙兰思把半个木瓜切了一块递过去：“梁上君子好当吗？”

“唯一不要本事的职业。”

沙兰思哈哈的笑起来。

“失手过吗？”

“多了。”

“都怎么脱身的？”

“逃不了就被扭到警察局嘛。”唐吉肩膀一耸：“都碰到象你这种的，我早发财改行了。”

“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走呢？”

唐吉抓抓脖子，不好意思的笑笑。

“算我倒霉，碰到你这种人，突然有了那么点羞耻心，也不知道中了那门子邪。”

沙兰思搁下手中的咖啡，从沙发里随便抓了两万块，友善地微笑着。

“这个带走，不要拒绝，我知道你需要。”

唐吉眼眶一下子红了起来，半天半天，那双顽皮的眼睛变的又严肃，又有不知如何表达的感动。

“……我可以交你这个朋友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来，把钱收下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但是，请你不要叫我拿这个钱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唐吉哽咽得讲不出话了。

“否则怎么样？”

“否则……今晚我会哭死，哪有……，这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人叫我碰着，千万……，谢谢尔，但千万别叫我拿这个钱。”

“那么……借给你呢？”

“不能！”

唐吉坚决的口气，沙兰思知道，这个孩子并没有坏到不能拯救的地步。

“别给我，也别借我。我并不打算做一辈子小偷。”

多感人的一个小男孩。沙兰思轻轻放下手上的钱，不再去碰它。

“我要走了，谢谢你的咖啡。”唐吉站起来，要求地看着沙兰思：“真的愿意交我这么坏的朋友吗？”

沙兰思伸出手；诚恳地露出友善的笑意。

“欢迎你常来。”

目送唐吉下了楼，沙兰思开始整理被翻乱的房间。

*

*

*

除非上节目或者有事，傍晚的时刻，沙兰思一定坐在阳台的摇椅里，想些用脑子的事，想点作曲子的旋律，有时候，也许什么都不想，真空地坐着。

一楼有人进来了，沙兰思完全忘了昨天偷木瓜吵架的事，进来的男孩，跳进沙兰思眼里，昨天的记忆一下子全跑回来了。

沙兰思不知哪来的兴致，从摇椅里跳起来，攀在铁栏杆上。

“嗨！”男孩脸往上抬了抬。

“要不要数数看木瓜少了没有？”

真叫人摸不着，昨天那张凶脸，今天友善极了，仰着的头，嘴角似有似无地斜吊着一抹笑意。

“昨天的木瓜好吃吗？味道不错的话，无限制供应。”

沙兰思换一只手撑着下巴。

“嗨，你今天怎么变的那么友善？”

“我昨天很凶吗？”

“嗨，凶得象我欠债不还似的。”

男孩笑起来了，正要回答，屋里传出声音。

“克尘呀！跟谁在说话啊？等你开饭啦！”

“马上来。”男孩指了指里面，抱歉地抬头看沙兰思：“我妈在叫我。”

说完，男孩又走了回来。“我叫乔克尘，交换一下吧？”

“沙兰思。”

“沙——兰——思！”念了一遍，乔克尘手往上一挥：“再见，我进去了。”

乔家的妈妈实在有罪，劈里啪啦生了半打还要多一个，在家庭计划的两个恰恰好里，这七个孩子够三家半的数量。

不过，还不算倒霉，乔家的爸爸不很窝囊，虽没有千万财产，但乔家的经济一直维持在中上水准的范围里，七个孩子除了老么乔克玲还在念高中，剩下的乔家出了一个博士、三个硕士、两个优秀大学出来的学士。

乔家的房子相当宽敞，这座连栋式的公寓，左右两边的一楼全是乔家的，在这个高级住宅区，乔家的不动产也很值几文。

客厅、饭厅的灯开得通明，乔家当权的架着老花镜在沙发的落地灯底翻报纸，乔家老么女克玲死不罢休地瞧着电视里的歌唱节目。

老大、老二年前分别嫁掉了，老三到老六，全是男孩，年纪是顺庄排下来的，全到了该娶的年龄了。乔家的妈妈很有面子，四个男孩高度、长相都十分抢眼，也亏得她有本事，连最小的克玲也渐露可人的姿色。

“报纸、电视能喂饱肚子是不？你们是吃还是不吃？”

四个男孩早分别找到自己习惯坐的位子，老五克尘在这一家里被誉为怪胎，常常屋顶被叫喊声吵得就要爆炸时，只有乔克尘理也不理的躲在房里画他的设计图。小时候，乔妈

妈经常担忧老五是不是有什么心智闭塞症，长大后，人家老五从国外扛着硕士帽回来，被聘于一家规模宏大的建筑公司，他那老死不变的沉默，又叫乔妈妈担心是不是得了忧郁症。

“妈，朱小青不耐烦了，她说我再不娶她，她心灰意冷。这辈子就上山度余年了。”

老四乔克华半带得意地夹了一筷子毛豆。

“我不管你，催你结婚催了几年，爱当尼姑，爱当和尚随你们便。”

“妈，我可是拿你们的话当圣旨。”说话的是老三乔克铭，乔家唯一的博士：“不过我们有言在先，升了教授再谈成家，对不对？”

乔家当权的乔守谦的报纸早已从沙发移到饭桌上了，老么克玲还是蹲在电视机前，只是手上多了碗饭。

“小哥，快来看，沙兰思来啦！”

小哥就是老六乔克汉，只差乔克尘一岁，但那份毛躁，那份坐不住，两个人并排一站，乔克尘真是稳健得叫任何女孩有安全感。

“不是盖的，沙兰思就是沙兰思，你们看那气质，完全是我乔克汉的标准。”

沙兰思？乔克尘一边吃饭，一边在心里念，沙兰思？那个偷木瓜的不是说她叫沙兰思吗？

从不看电视的乔克尘，放下碗筷，走到电视前。

“哟，老五，什么时候迷上沙兰思啦？你瞧那专心的。”

乔克汉怪声地叫着，乔克尘理也没理，真如克汉说的，专心地盯着画面上那个抱着吉他的女孩。

“老五，你不是骂我看电视最堕落吗？”

这家谁都叫乔克尘老五，包括老么克玲。老五看电视，哎！

太反常了。

垂直的长发，有个大脚印的恤衫、白色牛仔褲，明亮而大的眼睛，自信中闪着毫不在乎，挺直但娟秀的鼻子，看上去骄傲而不容易搭讪，乔克尘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沙兰思是个美丽的女孩，但，是那个沙兰思吗？

头发用橡皮筋不平均地左右乱扎，宽宽大大的象睡衣似的東西，有如一塊大布盖在身上，两只脚丫子穿了两只不晓得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拖鞋，毛绒绒，好大一双，象两只熊掌。

乔克尘所能想起来的的就是这些了，她有明亮而大的眼睛吗？有挺直但娟秀的鼻子吗？是不是同一个人？乔克尘这才发现，昨天的吵架和今天的和平，两次都没注意看过那个女孩。

★

★

★

严格地说，乔克尘实在不是一个轻易对陌生女孩存念头的人，大学四年，服兵役一年十个月，美国念硕士两年，从没有搭讪女孩的纪录，尤其在美国那寂寞的两年，他甚至忘了世界上还有“女孩”这种“东西”。

这天，这个在乔克尘生命史里创纪录的日子，乔克尘居然存了这个念头——搭讪那个沙兰思。

从建筑公司出来，乔克尘一路这么想着；如果她没坐在阳台的摇椅里呢？难道在院子里大叫吗？

快到家里，乔克尘突然奇怪地质问自己：为什么要“搭讪”那个沙兰思？就为了证实是不是同一个沙兰思吗？对这个疑惑，是真的有兴趣？

来不及自己回答，脚已经跨进院子里，来不及思索该不该搭讪，阳台上传来声音了。

“嗨！”

一切都成定局，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。一切也都那么熟悉，宽宽大大的布套在身上，脚丫子象两只熊掌，橡皮筋不平均的左右扎着。

“嗨！”

乔克尘尽量自然地微笑，尽量表现出一副巧遇状，乔克尘很成功。

“又碰到你了！”

“修正你的用字。”沙兰思毛绒绒的大拖鞋有一半露在铁栏外：“应该说又注意到我了，我们几乎天天碰到的，只是我没注意你。”

“我也没注意你。”乔克尘强调地附上一句；一边，仔细地看沙兰思的五官。

“喂，自尊心用不着那么强，我的话可没有伤害的成分哦。”

鼻子蛮高，眼睛也蛮大的，可是，说不上来，乔克尘没办法把这个沙兰思跟那个沙兰思连在一块，也许是那件象睡衣又不象睡衣的大布，也许是那双象拖鞋又不象拖鞋的大熊掌，这样一身不修饰的邋邋相，实在找不出电视上潇洒、美丽的神韵。

“你很擅于煽动火药气氛。”

“不会吧，你没看我一脸慈祥。”

“一脸慈祥？”乔克尘揉着额头笑起来：“你多大岁啦？”

“再差二十六年就五十了。”

“那是蛮老了，喂，当心点啊，可站稳哦，摔下来，一身老骨头上石膏都不方便。”

“谢了，我这个人，老当益壮，摔了也没事。”

“的确，你那身破布，大的象个降落伞，爬到顶楼往下跳，也安全得很。”

“喂喂喂，”沙兰思手往腰上一插，凶起来了：“我的睡衣惹你什么了？你少欠揍！”

大门推开了，进来了乔克汉，那个一本正经的老五居然仰个脑袋在跟阳台上的女孩聊，这叫乔克汉十分吃惊，抬头一看：阳台上的女孩邋邋遢遢，又凶巴巴，乔克汉没兴趣地随便瞄一眼，就怪脸地朝乔克尘咧嘴笑，跑进客厅去了。

等乔克汉一进去，乔克尘不以为然地笑着。

“哦，那块破布叫睡衣呀？好吧，就叫它睡衣好了；不过，年纪这么一大把的女人，穿了个睡衣成天站在阳台上，有点欠雅观啊。”

这回，沙兰思真的被惹火了，手紧紧的捉着栏杆，一股冲动涌上来，沙兰思真想跳下去，一把勒死那个自以为得意洋洋的乔克尘。

“王八蛋！”

结果什么也没做，既没跳下去，也没勒死那个乔克尘，咬牙切齿地骂了句王八蛋，沙兰思冲进了屋里。

电话铃很倒霉地在这个时候响了，沙兰思报仇似的，拿起电话就大吼。

“喂！”

“兰思啊！我是小范，明天早上八点录影，你能不能准时……。”

话都没给对方讲完，沙兰思象炸弹着火似的。

“录个鬼影，没空！”

楼下的乔家可热闹着，乔克汉不耐其烦地对陆续回来的